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晉紀二十八

起太元十七年盡太元二十一年

烈宗孝武皇帝下

元十七年

魏拓跋珪登國七年秦苻登太初七年燕慕容垂建興七年後秦姚萇建初七年西燕慕容永中興

七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五年涼呂光麟嘉四年

春正月己巳朔大赦秦主登立昭儀

隴西李氏爲皇后

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

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巖

蘇康人姓名

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秦驃騎將軍沒奕干帥眾降於後秦後秦以爲車騎將軍封高

平公 後秦主苻覓秦主堅為崇遂寢疾乃命姚碩德鎮李潤尹

緯守長安召太子與詣行營

長時屯安定

征南將軍姚方成誓於輿曰

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豈盡除之與

從之殺王統王廣苻允徐成毛盛

皆苻氏舊臣也

苻怒曰王統兄弟吾之

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 燕

主垂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

主永謀於羣臣尙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乘其後此卜

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何弊之乘不如速

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盡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

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

燕大赦

齊國內史蔣詵殺樂安太守辟閭濟據青州反北平原

太守辟閻渾討平之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六月癸卯京師
地震 甲寅清水入石頭毀大桁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
多死者 燕主坐軍黎陽臨河欲濟翟劄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
坐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沂
流而上劄亟引兵趨西津坐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
津夜濟營於河南比明而營成劄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坐命鎮等
堅壁勿戰劄兵往來疲賜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
騎將軍農自西津濟河與鎮等夾擊大破之劄走還滑臺將妻子
收遺眾北濟河登白鹿山 水經註河內修武縣北有白鹿山 憑險自守燕兵不得
進農曰劄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畱騎候之劄果下山還
兵掩擊盡獲其眾劄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承以劄爲車騎大將軍

兖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謀反永殺之初郝晷崔暹及清河崔宏

新興張卓遼東夔騰

夔姓也

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苻詔以

爲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旣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

於燕燕主壘各隨其材而用之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安堵如

故以章武王宙爲兖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民七千餘戶於

黎陽以彭城王脫爲徐州刺史鎮黎陽脫繼之弟子也垂以崔蔭

爲宙司馬初陳留王紹爲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爲征西將軍樂浪

王溫爲征東將軍壘皆以蔭爲之佐蔭才幹明敏強正善規諫四

王皆敬憚之所至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秋七月垂

如鄴以太原王楷爲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爲左僕射 秦主

登聞後秦主苻苻苻大喜告祠世祖神主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

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莫疾小蹇出拒之登引兵
出營將逆戰莫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還莫夜引
兵旁出以斷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
彼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
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莫亦還安定 三河王光遣其弟右
將軍寶等攻金城王乾歸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又遣其子虎賁
中郎將纂擊南羌彭奚念纂亦敗歸光自將擊奚念於枹罕克之
奚念奔甘松 冬十月辛亥荊州刺史王忱卒阮字元達弱冠知
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末年尤甚一
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遊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 雍
州刺史朱序以老病求解職詔以太子右衛率都恢爲雍州刺史

代序鎮襄陽恢曇之子也

鄒曇見一百卷
穆帝升平二年

巴蜀人在關中者皆

叛後秦據宏農以附秦秦主登以竇衝爲左丞相衝徙屯華陰雍
州刺史郗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楊佺期帥眾軍湖城
擊衝走之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爲都督荆益南三州
諸軍事荊州刺史鎮江陵仲堪有英譽旣受腹心之任朝野屬想
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以連年水旱百姓饑饉
食席五椀盤無餘者飯粘落席閒輒拾以噉之語子弟云人見我
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
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時南郡公桓元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
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元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
酣醉張目謂眾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元伏地流汗不能起

袁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
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元元乃得起由是益不
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

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

虞翻曰太湖有五湖滂湖洮湖射湖黃湖及太湖皆五湖并太湖

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韋昭曰西湖太湖洮湖滂湖就太湖而五湖善長謂長塘湖射湖黃湖滂湖與太湖而五吳中志謂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爲五也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

復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
誰之由邪疏寢不報元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
元復彙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消擬仲
堪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元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元不悅
仲堪爲之失色元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元夜遣殺卿我豈能

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元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
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元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
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羅企生爲仲堪功
曹藩退謂企生日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
悔無及矣 庚寅立皇子德文爲琅邪王徙琅邪王道子爲會稽
王 十二月己未地震 燕主垂還中山以遼西王農爲都督兗
豫荆徐雍五州諸軍事領鄴 休官權千成據顯親自稱秦州牧

休官隸夷部落之名顯親縣漢光武置屬漢陽郡晉
改顯親爲顯新復漢陽爲天水郡權千成略陽家族

清河人本

遼上表請敕兗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收教學者曰事
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不見省 是歲自秋不雨至於冬

癸太元十八年

魏拓跋珪登國八年秦苻登太初八年燕慕容垂
建興八年後秦姚萇建初八年西燕慕容永中興

八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
六年涼呂光獻嘉五年 春正月癸卯朔地震 初三河王光徙

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諺曰朔馬心何悲念舊心中鈔燕雀何排

徊意欲還故巢遂相扇動光復徙之於河西樂都 燕陽平孝王

柔卒 權干成爲秦所逼請降於金城王乾歸乾歸以爲東秦州

刺史休官大都統顯親公 三月乙未地震 夏四月庚子燕主

垂加太子寶大單于以安定王庫得官偉爲太尉范陽王德爲司

徒太原王楷爲司空陳留王紹爲尙書右僕射五月立子熙爲河

閒王朗爲渤海王鑒爲博陵王 秦右丞相竇衝於才尙人自請

封天水王秦主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始興南康

廬陵大水深五丈 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爲太子熾磐勇略

明決過於其父 秋七月秦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

秦尹緯言於後秦主苻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遠近而英略未著請使擊苻登以替之苻從之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苻使興還鎮長安 閏月妖賊司馬徽聚黨於馬頭山劉牢之遣部將討平之 魏王珪以辟干太悉伏不送劉勃勃八月襲其城屠之太悉伏奔秦 氏帥楊佛嵩叛奔後秦楊佺期趙陟追之九月丙戌敗佛嵩於潼關後秦將姚崇救佛嵩敗晉兵趙陟死 冬十月後秦主苻還長安至新支堡夢秦王堅將鬼兵突入營中苻懼走入宮宮人迎苻刺鬼誤中苻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迎醫刺之出血如夢乃發狂言或稱臣或稱苻言殺陛下者臣兒襲非臣之罪願不在臣於是病遂篤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

有數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既國之枝葉
又僭舉位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
垂曰司徒憲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
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
丹陽王璠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西燕武鄉公友於晉陽征東
將軍平規攻鎮東將軍段平於沙亭西燕主永遣其尙書令刁雲
車騎將軍慕容鍾帥眾五萬守潞川友永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鄴
己亥後秦主萇召太尉姚弋僕射尹緯姚晃將軍姚大目尙書
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
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
吾無憂矣姚晃垂涕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

辨奚所復問庚子其卒年六十四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
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畏
今易世之際必爲朝廷所疑不如且犇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
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符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所謂追二袁之
蹤授首於人吾有死而已終不爲也遂往見興與優禮而遣之興
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帥眾伐秦

甲太元十九年

魏拓跋珪登國九年秦苻崇延初元年燕慕容垂
建興九年後秦姚興皇初元年西秦乞伏乾歸太

初七年涼呂光麟嘉六
年是歲秦及西燕亡

秦秦主登聞後秦主苻卒喜曰姚興小兒

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眾而東留司徒安成王贍守雍太子崇
守胡空堡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爲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
五州牧加九錫 初禿髮思復鞬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

與大將紛陘謀取涼州紛陘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
俊賢修改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
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羣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
馬眾多何爲屬人石真若雷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衍默無言
也石真若雷曰吾根本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

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庶不克矣烏孤乃受之劉與石真
蓋皆夷姓 二

月秦主登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二堡在胡
空堡之東 燕主垂雷清

河公會鎮難發司冀青克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遼西王農出壺

關垂自出沙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水聞之嚴

兵分道拒守聚纒臺壁水經注滎縣北對故臺壁漳水出其南本
滎子所立也魏收地形志襄垣郡川陵縣

漢晉之滎縣時西燕之臣有二逸豆
歸故此稱小逸豆歸 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

也有臺壁

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騎帥眾萬餘戍之 夏四月秦主

登自六陌趨廢橋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太子與

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

二二三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輿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

人者蓋謂此也符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

登遐者若他主

取人情擾懼今不因恩奮之力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

大敗其夜秦眾潰登單騎奔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

走登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眾入馬毛山

平涼城在漢安定
鶴陰縣界後周始

置平涼郡及縣唐爲原州縣林連定之敗處

亦據馬毛嶺以爲奚斤蓋平涼之險要處也

燕主垂頓軍鄴西

南月餘不進西燕主永怪之以爲太行道寬疑垂欲詭道取之乃

悉斂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大軍出滏

口入首天井關

前漢書地理志上黨郡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大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余按今澤

州晉城縣有太行關關內有天井泉三所卽天井關也

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太

尉大逸豆歸救之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

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

以拒之慕容鍾震怖帥眾降燕永誅其妻子

明正通鑑於慕容鍾帥眾降燕上有刁靈

二字觀後垂破長子新永時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靈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則此時雲不降燕也故去之

己亥垂陳於

臺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千騎於湖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僞退永眾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湖中出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

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走城丹陽王瓚

等取晉陽

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卽皇帝位於槐里

槐里縣屬扶風晉屬始

平齊宋白曰漢槐里縣故城在唐岐州興平縣東南七里

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讜後秦主

長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與長之長子也長每出征常畱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中書舍人梁喜洗馬范勛講論經籍不以

兵難廢業時人化之 六月壬子追母會稽王太妃鄭氏曰簡文

宣太后羣臣謂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

補註太子有前後左右四率

前後左 徐邈曰宣太后平素之時不仇儼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

爲祖考立配國學明教東莞臧熾曰

據晉書儒林傳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雖尊儒制與

降於論言然東序西序未聞於茲誦明皇雅愛流略簡文敦悅真墳乃招集學徒宏獎風烈國學明教之官常置於明帝簡文時也

今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展禱之義顯繫子爲稱

兼明貴之所由

繫子爲稱儲文繫之宣太后之上也春秋傳曰母以子貴

一舉而允三義不亦

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路西

燕主垂進軍罔長子西燕主永欲奔

後秦侍中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

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

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屨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耳永從之秦主登遣其子女陰王宗爲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於山南馬嶺山南也執登殺之年五十二悉散其部眾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登后李氏賜姚晃益州等聞之乃引兵還秦太子崇奔湟中卽帝位改元延初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初秦主堅末年長安大亂釋道安謂王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卿且先行我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俄而道安亡及後秦主萇入長安通嘉自隨因問曰吾得殺苻登以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

之有遂殺嘉嘉死之日有人於隴上見之遺書一紙別裏至是與果殺登而得其地所謂略得之者與字子略也所謂小債未了者殺業未償也 後秦安南將軍強熙鎮遠將軍穆多叛推賢衝爲

主後秦主興自將討之軍至武功多兄子良闕殺多而降熙奔秦

州衝奔汧川

汧川即扶風
汧縣之地

汧川氏仇高執送之 三河王光以子

覆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爲皇太后居崇訓宮 西燕主永

因急遣其子常山公宏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并獻玉璽一紐恢上言垂若并永爲患益深不如兩存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爲然詔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孫也永恐晉兵不出又遣其太子亮來爲質憲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

高都

縣屬上黨郡隋爲澤州
丹川縣唐爲晉城縣

永又告急於魏魏王珪遣陳雷公虔將軍

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

此北秀容也在漢定襄郡
界後魏置秀容郡秀容縣

又立秀容護軍於汾水西北四十里徙北秀容而人居之此南秀
容也劉昫曰忻州秀容縣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

更名虔紇根之子也

乾祿見一百
四卷元年

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將賈

顛等開門內燕兵燕人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

歸等三十餘人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

甚眾燕主垂以丹楊王瓊爲并州刺史鎮晉陽安都王鳳爲雍州

刺史鎮長子永尙書僕射呂黎屈遵尙書陽平王德祕書監中山

李先太子詹事渤海封則黃門郎太山胡母亮中書郎張騰尙書

郎燕郡公孫表皆隨才擢敘九月垂自長子如鄴 冬十月秦主

崇爲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彌守秦州帥眾

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
立義將軍越質詰歸帥騎三萬拒之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川軻彈
詰歸欲引退軻彈司馬翟璠璠音奮劔怒曰主上以雄武開基所

向無敵威振秦梁聲先已漢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當竭力致
命以佐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尙全奈何望風退衄將何面目以
見主上乎晉項羽斬慶子以甯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
聞也璠雖才非古人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者未
知眾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死乃帥騎進戰益州詰歸亦勒
兵繼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穆帝永和七年秦王
健敗元帥位是六主
四十四
年而亡乾歸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
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諡定爲武王仍遣

使來稱藩秦太子宜奔盛盛分氏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

置郡縣 燕主垂東巡陽平平原命遼西王農濟河與安南將軍

尹國略地青兗農攻廩邱國攻陽城皆拔之東平太守韋簡戰死

高平泰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軍臨海徧置守宰 柔然

曷多汗棄其父與社論率眾西走柔然既魏見上卷十六年魏長孫肥追之及

於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社論收其餘眾數百拜匹候跋匹候跋

處之南鄙社論襲匹候跋殺之匹候跋子啓跋吳頡等皆拜魏社

論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柔然自此遂爲魏患十一月燕遼西王農

敗辟闔渾於龍水郭緣生述征記曰遼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泮水離其陰而東北流世謂之石溝水出委粟山北

而東注於巨泮水謂之石溝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時 遂入臨淄十

通塞及其春夏水泛川瀾無報亦或謂之龍泉水 二月燕主垂召農等還 秦主興遣使與燕結好是歲前秦滅通鑑始書後秦爲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隋紀二十八 十一 思補

并送太子質之子敏於燕燕封敏爲河東公 梁王乾歸自稱

秦王大赦

自此以後史以西秦別之

乙未 太元二十年

魏拓跋珪登國十年燕慕容垂建興十年秦姚興皇初二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八年涼呂光麟嘉

七年春正月燕主垂遣散騎常侍封則報聘於秦遂自平原狩於廣

川渤海長樂而歸 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尙書令左長史

邊芮爲左僕射右長史祕宣爲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

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薛干太悉伏自長

安亡歸嶺北

嶺北謂九嶷嶺北十八年太悉伏奔秦

上郡以西鮮卑雜胡皆應之

二月甲寅尙書令陸納卒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勵絕俗嘗爲吳

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許食

肉多少溫曰年來大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鸞卿復云何納曰

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
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
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柸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
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悉溫及賓客竝歎其率素
更敕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爰俸祿頃之徵拜尙
書外白立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
襪而已其餘竝封以還官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
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旣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
饌珍羞畢具容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
杖之四十納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朝士咸服畏焉 三月庚辰朔
日有食之 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陽尹王雅領少傅時曾稽王

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

錢塘縣前

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錢塘記曰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能致土一斛者卽與錢一千旬月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委之而去塘以之成故名錢塘

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爲魏

郡太守千秋爲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脩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牙曰

公在牙何敢死嘗作彌基千秋賈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

聞人爽上疏言之

博平縣漢屬東郡晉屬平原郡江左屬魏郡與郡皆舊置

帝益惡道子而逼

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郁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邪內史緒以爲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曩時友愛之囑矣太后

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會稽王雖有酣蝶之累宜加宏貸消散羣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初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信任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以孤宦身危乃爲自安之計故進孝友之說以和協帝骨肉之情然邈業尙道素亦未嘗求昵道子也邈嘗詣東府遇眾賓沈湎引滿誼譁道子曰君時有暢否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欲用邈爲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己所能節制苦辭乃止初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夏四月西秦王乾歸遣乞伏益州帥騎六千討之左僕射

邊芮民部尚書王松壽曰益州屢勝而騎不可專任必以輕敵取
敗乾歸曰益州驍勇諸將莫及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
無慮也乃以平北將軍韋虔爲長史左禁將軍務和爲司馬也

至大寒嶺

大寒嶺在
上邦西

益州不設部伍聽將士遊牧縱飲令曰敢言

軍事者斬虔等諫不聽乳逆擊大破之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
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郡五

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眾八萬自五原伐

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爲後繼散騎常侍高湖

諫曰魏與燕世爲昏姻彼有內難燕實存之

事見一百六卷十一
年及一百七卷十二

年燕有所求彼無違者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閒以求馬不獲而

留其弟

事見上卷
十六年

曲在於我非彼之失政常脩敦舊好又甯家國

奈何遽興兵擊之且拓跋圭沈勇有謀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兵
精馬強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任必小
捷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
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少機敏有器度與弟韜俱知名於時雅爲
鄉人崔暹所敬 六月癸丑燕太原元王楷卒 西秦王乾歸遷

於西城

苑川西城也

秋七月三河王光帥眾十萬伐西秦西秦左輔

將軍密貴周左衛將軍莫者殺抵

密以國爲氏陳通嚮下文則以密貴爲姓莫者夷復姓

勸

西秦王乾歸稱藩於光以子敕勃爲質光引兵還乾歸悔之殺周

及殺抵

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狂於滑臺長子

之捷

滑臺事見上十七年長子事見上

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

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

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八月魏

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

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遺之寶之發中

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盪

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

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度將五萬騎屯河

東要山蔽谷百餘里以絕其左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以承

其後河水自金城過武賊天水安定北地郡界率東北流至朔方沃野縣界始屈而東南流度屯河東儀屯河北皆河曲之地

未渡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中山之路以遏其南遵壽鳩之子也

壽鳩見一百四卷元年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斯安言於太子

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怒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

皆當棄尸草野爲烏鵲蟻所食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

麟將慕輿驎等以垂爲實死謀作亂奉麟爲主事泄驎等皆死

按十六國春秋慕容垂傳欲奉麟爲主者乃慕輿屬至慕容麟傳則又作慕輿嵩未知孰是然考之

下年慕容農鎮太原與魏人戰敗奔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則嵩自是農之司

馬非麟之將也通鑑前後俱作嵩今依垂傳改嵩作嵩寶麟等內

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

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輔重選精銳

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隄或高或下自

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

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

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

妄言驚眾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

恃眾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竇從雲猛言竇乃遣麟帥騎
三萬居後以備非常麟以晏猛爲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竇遣騎
還訶魏兵騎行十餘里卽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
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蝟羊山南水上水經註可不崇水出雁門
沃陽縣東南六十里山下
西北流注沃水合流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東
而東遲參合縣南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
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
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
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
畱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
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擇燕臣

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胤閔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
太史郎晁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
部大人王建曰燕眾彊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
則其國空虛取之爲易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珪謂諸將曰
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創艾絕其向化之心非弔伐之義也諸將
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盡阮之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燕
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魏司徒德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
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爲後患天
史令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爲躁兵先舉者亡垂不
聽乃以清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
陽城王蘭汗爲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命隆盛悉引其精兵

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是歲秦主興封其叔父緒爲晉王
碩德爲隴西王弟崇爲齊公顯爲常山公

丙太元二十一年

魏拓跋珪皇始元年燕慕容寶永康元年秦姚興皇初三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九年涼呂光

龍飛元年

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眾入中山軍容精整燕人之

氣稍振 休官樞萬世帥眾降西秦 秦主興令郡國每歲貢清

行孝廉一人 燕主垂遣征東將軍平規發兵冀州二月規以博

陵武邑長樂三郡兵反於穆口其從子冀州刺史喜諫不聽規弟

海陽令翰亦起兵於遼西以應之

海陽縣自漢以來屬遼西郡

垂遣鎮東將軍

徐嵩擊規嵩敗死垂自將擊規至營口規棄眾將妻子及平喜等

數十人走渡河垂引兵還翰引兵趣龍城清河公會遣東陽公根

等擊翰破之翰走山南

白狼徐無等山之南

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

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

青嶺蓋卽廣昌嶺在代郡廣昌縣南所謂五迴道也其南

層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蓋卽天門也

盤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先是魏陳

雷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

獵嶺在夏屋山東北魏都平城常獵於此

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爲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

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

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遂攻陷平城盡收其部落虔委貌魁傑武

力絕倫每以常稍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刀下其弓力

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故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嘗臨陳以

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來

引之堅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推稍之徒亡魂而散

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必先登陷陳敵無眾莫敢抗其

前者及是敗死舉國悲歎爲之流涕魏王珪震怖欲走聞諸部以
虔死皆有貳心不知所適盍垂過參合陂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
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慙憤歐血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
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犇告於珪云垂已死
輿尸在軍珪聞參合大哭已疑之及聞是言遂以爲信然欲進兵
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
昌城而還水經燕昌城在平城北四十里夏四月癸未卒於上谷之沮陽賢曰沮陽縣故
城在今蔚州東垂年七十一○沮音阻 祕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諡曰成武
皇帝廟號世祖壬寅太子寶卽位大赦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
陽王德爲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
鎮鄴遼西王農爲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

陽又以安定王庫偁官偉爲太師夫餘王餘蔚爲太傅甲寅以趙王麟領尙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爲司隸校尉宣都王鳳爲冀州刺史 乙卯以散騎常侍彭城劉該爲徐州刺

史鎮鄆城

甲子以望蔡公謝琰爲尙書左僕射

望蔡縣屬豫章郡沈約曰漢靈

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城立縣名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宋白曰以上蔡人思本土故曰望蔡

初燕王

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鑿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

初爲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

遭承平之世足爲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遂西高

陽二王

補註遂西謂農高陽謂隆

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茲

詐驅復異日必爲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惡之故垂以爲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平段氏泣而退告

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爲社稷言之主上乃以
吾爲驪姬何其苦哉觀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
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驕聞而恨之乙丑寶使麟謂段氏曰后常
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否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
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
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適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
爲然中書令睦隆鸞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閹后親廢
順帝事見五十卷漢安帝延光三年猶得配饗太廟况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
知乎乃成喪 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甯太守
劉亢堃斬之廣甯縣漢屬上谷郡晉大原中分置廣甯郡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
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黜之曾孫也 丁亥魏賀太妃卒魏王珪之母也

燕王致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悉

屬郡縣而法峻政嚴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是月五龍兒於

浩摩

浩音告
摩音門

三河羣臣咸勸三河王光稱尊號光乃即天王位國

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爲太子封子弟爲公

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爲尙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

爲尙書光遣使者拜禿髮烏孤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

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

光甥石聰潛殺杜
進餘二人當考

遠近愁

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愛不義之爵乎且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

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乃置其鼓吹羽儀

謝而遣之

平規收合餘黨據高唐

高唐縣自漢以
來屬平原郡

燕主寶遣高

陽王隆將兵討之東土之民素懷隆惠迎候者屬路秋七月隆進

軍臨河規棄高唐走隆遣建威將軍慕容進等濟河追之斬規於
濟北平喜犇彭城 納故中書令王獻之女爲太子妃 魏羣臣
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參軍事
上谷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
之并州并州素乏儲備是歲早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
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大舉伐燕
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駱騷二千餘里鼓行而進
左將軍鴈門李栗將五萬騎爲前驅別遣將軍封眞等從東道出
軍都製燕幽州軍都縣前漢屬上谷郡後漢屬廣陽郡晉屬燕國
有軍都關賢曰今幽州昌平縣有軍都山在西北
燕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燕主寶之第二子也母
賤而年長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寶之伐魏也垂命會攝東宮

事總錄禮遇一如太子及垂伐魏命會鎮龍城委以東北之任國
官府佐皆選一時才望垂疾篤遺言命寶以會爲嗣而寶愛少子
濬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與會同年恥爲之下乃與趙王麟
共勸寶立策寶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會盛皆
進爵爲王策年十一素憊弱意與麟同恩也會聞之心慍懟九月章武王

山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於龍城宣平陵寶詔山悉徙高

陽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會逆詔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長屬

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皆知其有異志 戊午魏軍至陽曲陽曲縣自

漢以來屬太原郡宋白曰陽曲縣故城在太原縣北四十里後漢末所移也隋文帝改爲隰直尋又改爲汾陽縣乘西山

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奔還晉陽司

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

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
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
儒生爲之士大夫詣軍門无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
有才有咸加擢敘己未遣輔國將軍奚致略地汾川獲燕丹楊王
買德及離石護軍高秀和離石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燕遣護軍以統稽胡以中書侍郎
張恂等爲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
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眾彊千里遠闕乘勝氣銳若縱之
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苻謨降遠見一百卷十一年中書令睦遂
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
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
尙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勦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

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

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

安喜前漢之安險縣也後漢章帝改曰安喜屬中山郡軍事動靜悉以委麟 帝嗜酒流連

內殿醒且既少改正通鑑原文作醒治既少按晉史帝紀原是醒日既少今改正外人罕得進見

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庚申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

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

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貴人徧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

帝而弑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毛晃曰氣窒心懼而神亂則魘時太子闇弱會

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爲遣詔侍中

王爽拒之曰六行寡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

弟也。彊正有志力，嘗與合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帝嘗問爽：「卿何如卿兄？」爽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至於忠孝，亦何可以假人？」辛酉，太子卽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眾事動靜咨之。帝幼而不慧，杜預曰：不慧，世所謂白癡。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喪興

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爲之節適，始得其宜。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濟，屢爲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於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婚於帝，而疏道子。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寶好盡矣。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諂媚。道子更惑之，倚

爲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竝爲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檟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囑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眾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愼默但問歲晏何如耳 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於隆平陵初簡文帝見識曰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之

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當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簡文後悟乃流涕及孝武崩晉祚自此傾矣王恭還鎮將行謂會稽王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幾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解色甚厲王國寶等愈懼

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磳

磳音低

甯朔將軍公孫繭帥步騎

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

韓信自井陘伐趙之故路也

己酉珪自井陘趨中

山李先降魏

去年李先自西燕歸燕

珪以爲征東左長史

西秦涼州牧柯

彈與秦州牧益州不平軻彈犇涼

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大

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

信都三城爲燕守

中山燕郡慕容德守鄴慕容鳳守信都

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

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

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眾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

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

守蘭垂之從弟也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

漁陽縣漢屬漁陽郡

省珪軍於魯口博陵太守申承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

海渚

海中珪素聞宏名遣騎追求獲之以爲黃門侍郎與給事黃門侍

郎張袞對掌機要創立制度博陵令屈遵降魏選博學多藝名著

當時珪以爲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

青等夜襲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

新城卽燕主垂攻鄴所築者也

青等

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

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
固三也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互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
勝眾心難固二也城隍未脩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
溝固壘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青詳之兄也十二月魏遼西公賀
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訥之弟也魏別部大人沒
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沒根懼誅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
寶以爲鎮東大將軍封雁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
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
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版多獲首虜而還 楊盛遣使來請命
詔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苻宣爲平北將軍 是歲越質詰
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於秦 越質詰歸降西秦
見上卷十六年 秦人處之成紀 成紀

縣自漢以來屬天水郡拜鎮西將軍平襄公秦隴西王碩德攻姜乳於上

邽乳率眾降秦以碩德爲秦州牧鎮上邽徵乳爲尙書彊熙權千成帥眾三萬共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犇仇池遂來犇碩德西擊千成於略陽千成降西燕既亡其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擁兵自守秦主興遣晉王緒攻之恭等臨河拒守緒不得濟初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不仕劉石及苻氏興乃以禮聘薛彊拜鎮東將軍彊引秦兵自龍門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入十步巖際鑿迹遺功遂入蒲阪恭等皆降興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阪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千五

止一年

安皇帝甲

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謹法好和不爭曰安又生而少顛曰安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三隆

安五元興三

義熙十四

隆安元年

魏拓跋珪皇始二年燕慕容寶永康二年秦姚興皇初四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十年涼呂光龍飛二年

南涼禿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段業神璽元年

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射

王珣爲尙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左僕射領選仍加後將軍丹楊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宮兵配國寶使領之 燕范陽王德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 晉紀二千九

思補樓

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
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聞之射
書入城中言其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失火建言於儀曰賴盧
燒營爲變矣儀以爲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衆詣德降
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
大破之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魏王
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
戌夜燕宣都王鳳踰城絳中山癸亥信都降魏涼王光以西秦
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絳成紀以避之成紀縣
來屬天水郡治小坑川唐併顯視斷入成紀縣移成紀縣治顯視川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
在眾寡光兵雖眾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

盡在延所延收光自走矣光軍於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眾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

陽武下峽在高山西河水所經也

與秦州刺史沒

奔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

臨洮

縣漢屬隴西郡惠帝分隴狄道郡武始郡故狄道縣地

河關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晉屬狄道郡

西秦大震

乾歸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閃給延云乾歸眾潰

絳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可塞

風自潰前破王廣楊定皆羸帥以誘之今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

姦竄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集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

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光亦

引兵還姑臧 秃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

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寶苟伐之

戰於街亭涼兵大敗

燕主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

深澤縣前

漢書涿郡後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

宋白曰深澤縣以界內水澤深廣爲名

遣趙王麟攻楊城

郡國志中山蒲陰縣有楊城

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國羣盜以擊魏二

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爲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

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于燕

且請以其弟爲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使尤從僕射蘭眞責珪負

恩悉發其眾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

此趙國之下曲

陽縣也有柏肆塢隋開皇十六年置柏肆縣後爲入常山棗城縣魏書帝紀作鉅鹿之柏肆塢按地形志鉅鹿郡治曲陽營於

深澤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

餘人翼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爲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

軍大亂珪驚起棄營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
珪衣韉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
收眾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
兵大敗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眾而至與燕相持
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
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士卒皆
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爲魏所係
虜者甚眾先是張袞嘗爲魏王珪言燕秘書監崔逞之材珪得之
甚喜以逞爲尙書使錄三十六曹漢光武分尙書爲六曹置郎三
十四人并左右丞爲三十六人

至魏尙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
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
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明帝青龍二年置都官騎兵合二十五郎
晉武帝罷農部定課還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

倉部度支部官一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
都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
客南主客凡三十四曹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
晉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今魏又增爲三十六曹任以政事魏軍

士有自柏肆亡歸者言大軍敗散不知王處道過晉陽晉陽守將
封真因起兵攻并州刺史曲陽侯素延素延擊斬之南安公順守
雲中聞之欲自攝國事幢將代人莫題曰此大事不可輕爾宜審
待後問不然爲禍不細順乃止順什翼犍之孫也賀蘭部帥附力
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皆舉兵反順討之不克
珪遣安遠將軍庾岳帥萬騎還討三部皆平之國人乃安珪欲撫
慰新附深悔參合之誅事見上卷孝武帝太元二十年素延坐討反者殺戮過多
免官以奚牧爲并州刺史牧與秦主興誓稱頓首與之均禮興怒
以告珪珪爲之殺牧己卯夜燕尙書郎慕輿皓謀弑燕主寶立趙

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 三月燕以儀同三司武

鄉張崇爲司空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

許之會初無去意初無去龍使征南將軍庫儁官偉建威將軍餘

崇將兵五千爲前鋒崇嵩之子也餘嵩以上卷太偉等頓慮龍近

百日遼東新昌縣有龍山唐爲平州盧龍縣縣容合所謂守規

如之險卽其輿也此遼東新昌後人置于漢遼西郡界非漢

善郡縣地也 無食噉牛馬且盡會猶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

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

魏疆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臂曰今巨寇滔天

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

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

簡給步騎五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眾我

竄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
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關狹眾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
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
曰涉圭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
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齊若因我之銳乘
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頓事久變生
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
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觚留燕事見
一百七卷孝

武太元十六年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已酉珪

如慮奴辛亥復圍中山

杜佑曰後燕都中山今博陵郡唐昌縣唐昌本漢苦陘縣章帝改漢昌曹魏改魏昌

隋改隋昌唐武

德中改唐昌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

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爲坐自摧敗也且受
國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疆弱懸絕彼
必不自退明矣宜從眾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
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
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吾道此情
也隆初鎮龍城與母俱北及垂召隆伐虜其母詣龍城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囑止寶
眾大忿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
禁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眾中山西
里有狼山自狼山而西南連常山山谷深險漢末黑山張燕五代
孫方簡兄弟皆依阻其地丁零餘眾翟具之黨也爲燕所收退聚
西山西山曲陽之西山也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
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

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龍川即謂和龍之地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閒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反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游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爲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遠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注上獨在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徧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留隆竝聽之岌部將

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圭參合所殺者父兄弟泣血踊

躍欲與魏戰而爲衛軍所抑

慕容麟爲衛大將軍故稱之爲衛軍

今問主上北遷皆

曰得慕容氏一人牽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眾望擊退魏軍撫甯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爲忠臣也農欲殺會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鑿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爲鞍乘俱得免燕將季沈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爲

主閉門拒守珪盡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

杜預曰巢車車上爲櫓陸德明

曰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杜佑曰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輶輶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如鳥之巢故謂之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復已棄汝走

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爲乎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眾

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

將軍李粟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

前漢志中山國

有北新城縣郡國志承郡有北新城縣晉省水經註新城縣在武遂縣南燕齊亢之地也

甲寅尊皇太后李

氏爲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

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

于阡城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眾奔蒲陰

蒲陰縣屬中山郡前漢曲逆縣也後漢章帝廢

其名改

曰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麟獲其妻

子麟脫走入中山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

數百騎爲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於薊南質怪會容止快
快有恨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專任方面習騎
所至豈有他也臣等當以禮資之資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
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儁官驛帥兵三千
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
戊午及寶於夏謙澤石河頭時屯漁陽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寶不欲戰清河王會
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衆
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
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
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
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雷臺治書陽珍曰中山城中積兵數

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矜
恨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會以農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
名望素出己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己又知終無爲嗣之望乃
謀作亂幽拜之兵皆懷會恩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
高世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薊宮臣等從
王南解京師之圍還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
得爲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眾請
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軓之事實乃謂眾曰道通會字年少道通才不
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仗會以爲羽翼何可
離左右也眾不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其黨侍御史仇尼歸聞之
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進退路絕

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太子自處東宮兼將相之
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實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
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
如果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困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
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實曰會逆志已
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爲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
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實宿廣都黃榆谷魏收地
都縣屬建德郡在漢北平白
廣縣界府者入並西柳城縣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染干帥壯士
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
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實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
實欲討會陽爲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

且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
農出自歸寶呵之日何以自負邪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
食且讓農罪會就坐寶目衛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
殺會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
遣騎追至石城不及石城縣漢屬北平郡後魏屬建寧郡南併入柳城縣乙亥會遣仇尼歸
攻龍城寶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爲太子
寶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
子錄尙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爲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
西門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懼威城
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走還營待御郎
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眾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

開封公詳殺之實殺會母及其三子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
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遼西王農骨破
見腦寶手自裹創僅而獲濟以農爲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
餘崇出自歸寶嘉其忠拜中堅將軍使典宿衛贈高陽王隆司徒
諡曰康寶以高雲爲建威將軍封夕陽公養以爲子雲高句麗之
支屬也高句麗自云高麗氏之後裔故以高爲氏燕王皝破高句麗徙於青山由是世
爲燕臣雲沈厚寡言時人莫知惟中衛將軍長樂馮跋奇其志度
與之爲友高雲馮跋事始見於此爲後得燕本跋父安事西燕主永爲將軍永敗
徙和龍 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
奢不知紀極惡王恭仲疑堪勸道子裁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恭
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

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元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迴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之王恭字孝伯孝武王皇后之兄弟也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在人情皆以君爲雖有思致非方伯才彼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覲爲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元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深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宥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春秋公羊傳曰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江陵在西京口在東故曰東西齊舉也元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覲南郡相陳留江續謀之覲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

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覲怒曰
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覲恐績及禍於坐和解
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脇邪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

耳

江績字仲元

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爲御史

中丞覲遂稱散發辭位

晉人多服寒食散其藥毒發或致死

仲堪往省之謂覲曰兄

病殊爲可憂覲曰吾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
我爲念郗恢亦不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仲堪許之恭大
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武帝委任王珣及帝暴
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勢循默而已丁丑王恭表至內外戒嚴
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政得失珣弗之預王殷
作難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爲遣數百人戍竹里

竹里今建康府

竹篠鎮是其地在行宮城東北三十許里

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說國寶矯相王之命

召王珣車允殺之以除時望因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

珣允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

不過勢利之閒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

謂珣如蔣濟說曹爽釋權而司馬懿移族之也事見

七十五卷魏

嘉平元年珣曰是何言歟卿甯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

耶又問計於允允曰昔桓公圍鄆陽燔時乃克

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及一

百三卷簡文

希咸安元年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

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

其本官道子暗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驃騎諮議參軍譙王

尚之收國寶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

使詣恭深謝衍失恭乃罷兵還京口國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

竝請解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大

赦殷仲堪雖許王恭猶深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

楊佺期屯巴陵沈約曰巴陵縣首武太原元年置屬長沙郡道元

水吳之巴邱即開晉立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稽世子元顯

年十六有儁才爲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爲患請潛爲之備道

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魏王珪

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徙屯鉅鹿積租楊城黨慕容詳出

步卒六千人伺開襲魏諸屯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

縱之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盧水胡分

掖史各以其所居郡繫之北史世爲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爲尙書

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第三河太守龜粥謂羅仇曰呂光

得涼

州自號三柯王此郡蓋光置也賢曰三柯謂金城主上荒蕪信讓

河賜支河湟河此郡當置於漢張掖金城郡界

諸子朋黨相傾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素為

所憚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苻藎

平郡唐為鄯州之地苻藎地名在漢張掖郡番禾縣界

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

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甯使人負我不忍負人也

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

略涉獵書史滑稽善權變為諸胡所推服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

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眾曰呂王昏荒無道

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

之業何如眾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

周廢入張掖郡張掖縣

屯據金山

五代史志張掖割丹縣有金山沮渠蒙遜事始此

司徒左長史

王廐導之孫也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廐行吳國內

史

以白廐授官非朝命也

使起兵於東方廐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

興義興召募兵眾赴者萬計廐又以其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廐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廐去職反喪服廐以起兵之際誅異己者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將兵伐恭廐於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道子以其賤送恭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帥五千人擊泰斬之又與廐戰於曲阿眾潰廐單騎走不知所在收虞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虞潭有討蘇峻之功免爲庶人 燕庫偃官驥入中山與開封公詳相攻詳殺驥盡滅庫偃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爲戰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殺河間督諸郡義租甲實以東平

公儀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充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慕容詳自謂能徇魏兵威德已振乃卽皇帝位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譚爲車騎大將軍尙書令殺拓跋觚以固眾心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會有自龍城來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忽谷破之忽谷當在刪丹縣界蒙遜逃入山中時蒙遜兄男成爲涼將軍聞蒙遜起兵亦合眾數千屯樂涇樂涇縣漢屬酒泉郡後周廢人酒泉太守呂澄與兵討之兵敗而死澄姓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州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乎男成等旣唱大義欲屈府君

撫臨鄯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
不至郡人高逸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巖僕
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
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以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
蒙遜亦帥眾歸業業以蒙遜爲鎮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兵討
業不克 六月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爲鎮衛將軍
以鎮西將軍屋引破光爲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瑄爲興晉太守鎮
枹罕 秋七月魏慕容詳殺可足渾譚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
殺無度所誅王公以下五百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飢窘詳不聽民
出采柘死者相枕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驥帥五
千餘人督租於常山麟帥丁零之眾入驥軍潛襲其眾復入中山

城門不閉執詳殺之麟遂稱尊號聽人四出采稻人既飽求與魏

戰麟不從稍復窮餒魏王珪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

入其郭麟追至泝水

泝水在中山新市縣輿地志云盧奴城北臨泝水面泝河○泝音孤

爲魏所敗

而還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之九門

常山郡有九門縣

軍中大疫

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

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爲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

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郭而

還 燕以遼西王農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事 涼

故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騰

騰音鐵平聲

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焚

惑守東井騰知呂氏將亡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

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

內要彼常切齒將爲誅首矣田胡王之基部落最強

田胡胡之一種也

苑之人多其舊眾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爲主二苑之眾盡我

有也

涼州治姑臧有東西苑城

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將夜以二苑之眾

燒洪範門使詳爲內應事泄詳被誅磨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

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眾涼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討磨纂

將還諸將皆曰段業必躡軍後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憑城

自守若潛師夜去適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曰郭磨作亂吾

今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

其從兄桓曰郭磨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爲主西襲呂宏

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爲呂氏臣安享其祿

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爲宏演矣

春秋衛懿公與狄人戰於

樊澤爲狄人所殺去演納肝以喻之番禾器

桓女配纂其見親異於他臣故云然漢屬張

掖郡晉屬武威郡唐天寶中改爲天寶縣安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麴

大破之乃得入姑臧麴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志悉投於鋒

刃之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眾眾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

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休屠縣漢屬武威郡因休屠王城以

馬城東城卽休屠縣故城也與麴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略陽氏也將

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

州牧西平公涼王光遣之書曰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驥察成

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

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鷄鳴已於風雨郭麴巫卜

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今倉中積粟數百千萬束米

將士一以當百吞虜咀彙紉有餘暇朕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卿三思之孰不答冀擊破虜將王斐于城西虜兵勢漸衰遣使求救於禿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秦太后姚氏卒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

魏故事既葬卽吉尙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矯常越禮

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一從嵩議鮮卑

薛勃叛秦

薛勃據厭城爲魏所攻而降於秦

秦主興自將討之勃敗奔沒奕干沒

奕干執送之秦苻氏男姚弋得謀殺秦主興不克而死秦主

興入寇湖城宏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之遂至陝城

進寇上洛拔之

霍補陝二成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一年華山郡晉分宏農之華陰京兆之蒲馮翊之夏陽併屬

晉上洛縣前漢屬宏農後漢屬京兆晉武帝太始二年分京兆南部置上洛郡遣姚崇寇洛陽河南太守

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徙流民二萬餘戶而還武都

氏屠飛啖鐵等據方山以叛秦據晉書載記時飛啖鐵龍東太守

郡界祝穆曰方山在武都郡東南四十里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興勤於政事延納

善言京兆杜瑾等皆以論事得顯拔天水姜龕等以儒學見尊禮

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等以文章參機密古成姓也詵剛介雅正以風

教爲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

泣持劍求高欲殺之高懼而逃匿中山饑甚燕慕容麟帥二萬

餘人出據新市新市縣自漢以來屬中山到隋曰新市古縣處于

新市縣故城在東北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楷崇曰不吉昔紂以

甲子亡謂之疾日左傳辰在子即謂之疾日杜預註云疾惡也紂以甲子喪祭以乙卯亡故以爲忌日兵家

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

寅麟退阻派水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

麟李延壽北史義臺塢名魏收地形

志新市縣有義臺城

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

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尙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張驥李沈

先嘗降魏復亡去珪入城皆赦之得燕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

數班賞羣臣將士有差追殺弟胙爲秦愍王潑慕容詳豕斬其尸

收殺胙者高霸程同皆夷五族以大刃剗之丁亥遣三萬騎就衛

王儀將攻鄴秦長水校尉姚珍奔西秦西秦王乾歸以女妻之

河南鮮卑吐秣等十二部大人皆附於禿髮烏孤

此金城河南也

是

歲吳郡治下狗恆聚高橋上夜吠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多或怪

而覘之見一狗每有兩三頭皆向前亂吠燕人有自中山至籠

城者言拓跋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燕主寶南還寶於是大簡士馬將復取中原遣鴻臚魯遂冊拜德爲丞相冀州牧南夏公侯牧守皆聽承制封拜十一月癸丑燕大赦十二月調兵悉集戒嚴在頓頓者次舍之所遣將軍啟奇南視形勢乙亥慕容麟至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曰魏既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恒懼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阻河以待魏伺釁而動河北庶可復也時魯陽王和鎮滑臺和垂之弟子也亦遣使迎德德許之